



“逃离孤岛”——社会工作视角下的信息茧房形成机制与破茧路径

邵奕龙
(西北大学)

摘要: 由于对舒适的追求,信息茧房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梦魇,由信息茧房衍生出了群体极化、信息鸿沟等一系列的问题。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基于已有的有关“信息茧房”的研究,发现已有的破茧路径多从信息层面和个体层面去探索,而忽略了从互动视角出发去探析破茧路径。通过对信息茧房的原始机制分析,发现互动层面的破茧方法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并且此类实践还能弥补社会工作服务在信息层面的缺失。

关键词: 信息茧房, 社会工作, 机制, 弱连接, 互动

“Escape from the Isl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ath of Breaking the Cocoon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Yilong Shao
(Nor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Due to the pursuit of comfort, the information cocoon has become a nightmare for most people, and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group polarization and information gap, have been derived from the information coco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based

作者: 邵奕龙, 中国西北大学, 联系方式: 1170147942@qq.com

© Shuangqing Academic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January 5, 2024 Accepted January 18, 2024 Available online January 19, 2024

To cite this paper: 邵奕龙 (2024). “逃离孤岛”——社会工作视角下的信息茧房形成机制与破茧路径. 社会科学计算研究, 第3卷, 第1期, 45-54.

Doi: <https://doi.org/10.55375/jssc.2024.3.5>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information cocoon", 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ways to break the cocoon are mostly explored from the information level and the individual level but ignore the analysis of the cocoon-breaking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mechanism of the information coco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ocoon-breaking method at the interactive level has high feasibility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such practice can als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social work services at the information level.

Keywords: Information Cocoon, Social Work, Mechanism, Weak Connections, Interaction

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个性化算法的出现,使所有 app 产生关联。对大部分 app 来说,只要用户在一个 app 上进行了信息检索或点击浏览,其他相关 app 都会“及时”的推荐相关的广告或信息。很多用户能意识到此现象,并且对之腻味,但却无法改变或不知如何改变。流量等于金钱不只是对自媒体而言,对平台商更是如此,由此导致用户大部分信息的获取方式是通过 app 的热搜和推荐。微博、抖音、快手等绝大多数 app 都有猜你喜欢信息推送,它根据每个用户的历史浏览、互动和偏好,为他们推荐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加之“碎片化”时间的出现,更是强化了用户利用这种便捷的方式获取信息,从而形成并固化了信息茧房。“信息茧房”一词最早出现于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中,桑斯坦认为,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于是对私人机构和公共机构而言,茧房成为可怕的梦魇(桑斯坦,2008)。信息茧房会导致或扩大群体极化、信息迎合、信息鸿沟等现象,从而削弱社会团结、减少社会黏性。本文试图分析社会工作视角下信息茧房的运作机制,并由此探寻社会工作破茧的路径。

1 破茧路径综述

自 2008 年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提出“信息茧房”的概念后,“何为信息茧房”“如何破解信息茧房”等问题的热度逐渐拔高,大量的、不同专业的学者都开始探索破茧的路径。尽管专业不同,学者们对破茧路径的探索所得出的结论却十分相似。可概括为三种路径:信息层面的路径、个体层面的路径和互动层面的路径。其中,针对信息路径和个体层面的路径分析的学者较多,分析程度也较为深入,而有关互动路径破茧的学说较少,或说学界对通过与他者互动破除信息茧房的重视程度较低。从社会工作视角来看,三种路径中,相较于前两种,互动层面的路径可操作性更强,对可持续性破除信息茧房的意义更大,但这种路径目前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1.1 信息层面的路径

信息层面的破茧路径是几乎所有研究信息茧房的学者所讨论的一个共同路径。学界对信息茧房与互联网的关系有两种看法,1. 互联网的推荐机制导致了信息茧房的出现(陈昌凤等,2018)。2. 信息技术并不是网络用户形成信息茧房的原罪,但确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张海等,2021)。无论从以上哪种角度出发,从信息层面破解信息茧房都成为了一个重要路径。其路

径主要包括信息传播方式的改革和信息内容的监管两个方面,即算法、平台、信息供给方式的优化,和媒体转向以价值为导向。算法方面,受算法个性化推送机制的影响,个体只能接收到同质性信息,可通过动态收集用户行为数据,包括用户反馈信息等,完善算法推荐技术(王益成等,2018)。且每一种推荐算法都有优缺点,可综合使用不同算法实现互补(孙少晶等,2019)。另外,在信息处理和推送的过程中,并不是真正以用户的信息兴趣为出发点,而是以用户过往的信息痕迹为判定依据(张海等,2021),所以可以通过调整信息供给方式改变已有的推送模式,以增加个体接收信息的多样性。此外,国家监管部门可以建立约束新媒体的机制,促使新媒体完善自身(何杨等,2019);加大信息的供给侧改革,从源头上丰富网络内容、净化网络空间环境(龚莉红等,2019)。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在信息采集、加工的过程中发挥着把关作用(王志&贾媛媛,2020)。但现今一些媒体因想要增加用户黏性,在以各种方式固化信息推荐形式,使信息茧房问题逐渐严重。媒体作为把关人,媒介组织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不能仅停留在新闻事实上,应懂得平衡客观、尊重事实、多元发声(靖鸣&蔡文玲,2021)。所以,媒体层面需要体现价值取向,依靠技术驱动和平台赋能,聚焦内容价值的提升,以实现媒体信息的多元价值内涵。这些方式总的来说都是从信息层面针对信息的内容以及传播方法、监管方法进行改进,以提升信息质量及个体接收多样化信息的可能。

1.2 个体层面的路径

媒介素养是指媒介使用者的接触,解读和运用信息的能力,其中,接触和解读两种能力与破茧直接相关。1. 接触能力层面,用户应树立多元化的信息聚合意识(王刚等,2017),并对于自己的媒介使用习惯做出调整(王瑞等,2020),从而增强自身与媒介接触的能动性(李卫东&彭静,2019),以避免单一信息接收途径,增强自身接触多元信息的意识和能力。2. 解读能力层面,通过教育避免个体“多元无知”(李玉竹等,2021),促进个体形成多元认知思维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互联网用户的增多,以及算法技术的变革,致使个人被动地参与进了算法推荐中,但这种参与方式表现出个人占主导地位的假象,算法根据用户的兴趣推荐信息——用户是主动的。由此,在个体媒介素养不强的情况下,个体受意识影响而被困在了茧房中。所以要改变用户消费信息的模式,不能仅依赖技术纠偏(黄楚新等,2018),提高用户媒介素养,让其了解并反思自身的被动卷入也就成为了破茧的路径之一。信息甄别力有助于用户在信息洪流中寻找需要的信息,并识别和排除无效信息,增强获取信息的效率;培养多元认知思维有助于用户从多种角度接受和思考信息,避免被单一、同质化的信息带偏,造成自身甚至群体思维的极端固化,最终造成群体极化现象;现有信息的复杂性,经常导致用户无法确切感知信息的内容,需要从评论里其他用户的热评中寻找答案,深度思考的能力为用户理解信息的内容以及不同信息之间的关联提供帮助,避免信息识别不清晰。

1.3 互动层面的路径

信息茧房作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其解决方法定然不能仅依靠技术和个人,由此出现了以多维联动突围同质延伸(聂英杰&周景辉,2021)的解决信息茧房的方法,但此方法并

未受到重视，仅作为以上两种路径之外的补充方法被提出，甚至没有被看作是一种路径。现有的文献中此路径的实施内容主要包括：1. 综合运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媒介手段，丰富信息接收途径(刘华栋等，2017)，此种方式是用户主动利用互动扩大信息源，从而增加自身接收信息的途径。这种方法经常被看作是从个体层面破茧，是提升个体媒介素养的一部分，但其二者有着本质区别——单信息的甄别与多信息的获取，前者在个体层面(自我互动)，后者则在与他者互动的层面。2. 借助 QQ 群、微信群等唤起用户对各类热点事件的关注，使他们能够接触不同信息流以扩大视野(郎捷&王军，2020)。群聊不同于第一种方法内的单一的增加信息接收途径，群聊中的用户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源，不同用户通过在群聊里分享各自的信息实现信息共享。

通过互动达成破茧的路径包含以上两种类型：1. 个体作为信息接收者和互动中的被动者，扩大个体接收信息的信息源，以增加与个体互动的路径。此类型获取的信息质量较高，较为真实，个体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途径。2. 建立个体与他者形成网络，网络中的每一节点既可以接收信息也可以传递信息，通过此网络实现信息间的充分流动。此类型中信息流动较快，个体获取信息量较多，还能分享个人信息，但由于信息分享的简易性，可能会出现信息量过多，或无用信息过多等问题。两种类型各有优劣，如何综合利用两种类型的优势，将是从事互动层面破茧的思考方向。

2 社会工作视角下信息茧房的运作机制

社会工作强调“人在情境中”，同样地，人也在机制中。社会机制多如牛毛，人被形形色色的社会机制所包裹，信息茧房正是其中之一。互联网时代信息茧房问题极为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茧房是新时代的产物，信息茧房一直存在，只是在新时代被引爆了。由此，我们所讨论的信息茧房运作机制不是互联网的运作机制，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信息茧房的运作机制。社会工作是与人打交道的专业和职业，存在服务对象，才存在社会工作。所以，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探究信息茧房运作机制的本质，才能找到社会工作参与破茧的独特路径。

只要社会存在，无论行动者身处何时间序列中，他都会接收来自社会的信息洪流，包括同质性信息和非同质性信息两种，但在个体偏好的影响下，行动者容易接收并认同同质性的信息，遗忘非同质性的信息，并由此强化固有观念，形成恶性循环，减少信息接收途径，逐步将非同质性信息排除在自身之外，不愿接纳与自身已知相悖的信息，形成信息茧房。这是普遍意义上的信息茧房的形成与运作机制，那么，它的本质是什么？

以上的运作机制包含三个要素：信息接收者、信息和他者。

2.1 个体层面的信息接收者

个体层面，影响个体接收信息的本质因素主要有个体偏好和本能两种。或许有人会说个体偏好是个性的体现。但在信息接收中，不是个体主动选择了个性，而是被动的主动选择了个性，且此过程中个体处在同质性信息所创造的舒适区。精神上的舒适使个体处于一种无意

识的状态，个体不能或说很难意识到自己是被动的选择。而长时间处在舒适区的个体会逐渐加固信息壁垒，从而难以从茧房逃脱。

个体的社会化和文明化是个体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逐渐学会和适应压抑本能的过程。所以个体在接收信息时，可能会更倾向于接收潜在包含性和血腥的信息(丁晓蔚等，2018)。即使本能处在被压抑的状态，这两种信息也会刺激个体的本能。这种情况对男性个体产生的影响更大。个体在信息对身体机能刺激的影响下，将时间消耗在此类信息中，减少了其他信息的输入，从而形成信息茧房。受个体偏好和本能影响，个体在精神和身体机能两种刺激中都会产生信息茧房。我们虽对其进行了区分，但二者并不一定是相互独立的，相反，二者经常包含在同一信息中，共同作用于个体，这也是信息茧房容易形成的原因之一。

此外，个体基本素养当然会影响信息茧房的形成。针对同一个体，个体基本素养较高，会抑制信息茧房形成，相反则会促进，这是后天从个体层面破茧的重要方法，但并不是信息茧房形成的本质因素，因此在此就不予以讨论了。

2.2 信息层面的信息

信息层面，影响信息茧房形成的本质因素除信息类型外，还包括信息的传播方式。信息类型可分为耸动信息和严肃信息两种(陈昌凤&师文，2018)。耸动信息是指那些通过夸张、歪曲或者采用戏剧性手法来吸引公众注意的新闻或信息，它以注意力为导向，通过对视觉、听觉的刺激来吸引个体，从而加快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耸动信息相对于严肃信息来讲，更容易促使个体形成信息茧房。当某一信息通过此种方式成为了集体记忆，那么有关此信息的“事实”就被建构了出来，从而形成了信息茧房，谣言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起作用的，如今层出不穷的标题党、震惊体也是此种机制的产物。

人类的传播史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以口语为主的传播时代、文字担当传播重任的时代、印刷媒体成为主流的传播时代、凭借电波进行传播的时代和互联网时代(丁晓蔚等，2018)。在以口语、文字、印刷媒体为主的传播时代，信息的流动性较弱，接收信息的渠道和信息量都较少，因此个体获得的信息缺乏多样性，从而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信息茧房。而在互联网时代，接收和检索多样化的信息变的极为容易，但因信息过载，个体无法准确表达和寻找想要的信息，因此，在检索系统的基础上，出现了推荐系统。检索系统是被动的查找，而推荐系统是主动的帮助筛选，现有的模式一般是二者结合，经由检索去推荐。但这种模式增加了同质化信息的供应，从而形成了信息茧房。过去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差，存在信息茧房是必然的，而现在的信息茧房从某种层面来讲是人为制造的，这也是为什么信息茧房在互联网时代被额外重视的原因。

2.3 互动层面的他者

互动层面的他者在这里是指个体接收的信息的信息源。个体作为社会人，从出生到死亡无时无刻都处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信息是经由他者传输的，最初的符号意义也是在与他者的

互动中建构的。个体通过他者接收信息是必然的，但此间的两类他者会导致个体的信息茧房。第一类是强连接关系网中的他者。第二类是弱连接关系网中的信息引导者。个体在互动中形成了两种与他者的连接方式：强连接与弱连接，弱连接相比强连接在资源传递方面更重要(Granovetter, 1973)，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作用更是如此。

个体与其强连接关系中的他者互动频繁，信息共享程度较高，双方接收某方面的信息内容趋于一致。随着强连接关系网的扩大，同质性信息网络也会逐渐扩大，相关同质性信息不断在关系网中传播且趋于一致。当有异质性信息进入此关系网时，无论此信息是耸动信息还是严肃信息，只要是同质性信息网络内的信息，个体基于对关系网的认同，除非强连接关系网中有权威的个体、或大多数个体想接受此信息，否则此信息将会被排除在强连接关系网外，并且网络中的成员此时都认为应该排除——这是强连接中的他者致使个体信息茧房形成的运作机制。这种机制从传统社会至今一直存在，但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弱连接的状态，使得弱连接中的他者也可能导致信息茧房的形成。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智能手机作为“网络器官”的流行，每个个体都可以将自己想要分享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被人查看，此种方式促使了信息洪流的生产。处于洪流中的个体在想要接受信息时，极易被洪流淹没，迷失方向。所以，互联网时代的个体处于信息过载的状态，个体想要避免过载而又接收信息的方式是通过他者的引导获取信息。通过强连接中的他者获取信息上文已经讨论，不在赘述。通过信息检索从弱连接中的他者获取信息是避免信息过载的主要途径之一。但又因信息洪流，个体在初次从某一他者获取信息后，会大幅度降低信息过载的限度，对他者产生依赖心理，之后相关的信息依然从上次的他者那里获取，从而形成信息茧房。

3 社会工作破茧的路径

以上三个层面的机制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信息茧房的形成。其中，个体和他者两种层面的影响程度更大，社会工作者能从这两种层面做的工作也更多。在实际的破茧过程中，仅针对某一机制进行破茧是不可能的，一般要同时涉及几个层面。如想要从个体层面破茧，提升个体素养(层面一)，而提升个体素养需要个体与他者互动(层面二)，，检验个体是否破茧又需要检验个体对信息的识别(层面三)。

所以如何行使互联网的功能，使信息茧房最有限度的包裹，以及如何使个体能可持续的突破信息茧房是我们讨论的问题的关键。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来看，社会工作者应该注重从互动层面解决此问题，并且要具有可持续性，即要求在社会工作者服务结束、脱离服务场域后，服务对象依然能可持续的进行破茧活动。此互动层面的方法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在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中，社会工作者作为直接互动者帮助服务对象破茧。二是社会工作者作为联络者，促进不同他者间的互动，以实现破茧。这两种方法都有着可持续的特点，符合社会工作理念。

3.1 社会工作者对机制的注意与转化

社会工作促进了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其专业和职业都越来越受关注,影响力逐步扩大,服务场域也越来越多。此路径所表示的是:社会工作者作为服务提供者,在与服务对象有直接、密切且连续的互动——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中,注意以上三种层面信息茧房的运作机制和破除方法,并通过对机制的理解将破茧方法融入社会工作服务中。

个体的社会化是持续终生的过程,而促进社会化在个体层面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破茧。在现有的社会工作服务中,针对学生、社区矫正群体、军人以及特殊群体都有社会化服务,但在针对其他群体的服务中并没有明显体现。所以,社会工作者可以有意识的将促进服务对象社会化有关的服务融入其他服务中,影响服务对象的无意识,潜移默化的改变服务对象,从而在连续的互动中帮助服务对象破茧。

此外,在整个服务中,社会工作者作为信息源,与服务对象有较多的信息交流,社会工作者是专业人员的同时也是陪伴者,所以其与服务对象既有同质性信息交流——接纳、自我披露、同理心等,也有异质性信息交流——信息差下的资源链接。社工作为专业人员,在自身持续破茧的情况下,在服务中不仅要为服务对象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扩大服务对象的信息源,将已知较为方便的信息获取渠道或方法告知服务对象,为服务对象提供多种专业的信息源,扩大其弱连接网络,并在持续服务中养成服务对象使用并接收多种信息源的能力,以保证服务结束后破茧工作的可持续性。面对青少年群体,社工可以引导青少年接触多样化的信息源,如教育平台、青年论坛和心理健康应用,促进他们在认识自我和社会参与方面的成长,通过提供多样化的视角和信息,让青少年能更全面地理解自身和社会;面对老年人群体,社工可以帮助老年人了解不同的健康资讯渠道、社区活动和退休规划资源,通过介绍线上线下的资源,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广泛的信息,并参与更多元的社交活动。

3.2 扩充服务对象的弱连接网络

“皇权不下县”,中国自古就有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的传统,而社区工作正与此传统密切相关(田毅鹏&都俊竹, 2021)。2020年,社工站的建设拉开帷幕,由此涌现出了大批的社区工作者,且社区工作也越来越被认同,此路径正是融于社区工作中、依靠社区工作者进行的。如今,社会工作强调运用综融性的社会工作方法,即在服务中,多角度、多方位的去看待服务对象的问题,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去协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在社区工作服务中,社区工作、小组工作、个案工作三种方法融合在了一起,第一种破茧路径在社区工作实务的小组工作、个案工作中同样适用,我们在此讨论的第二种破茧路径是社区工作方法中的破茧路径,仅在狭义的社区工作层面,与实务中的社区工作有所区别。

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公共规则逐渐被由个体占主导地位的新规则替代(宋丽娜&田先红, 2011)。此间,强连接网络的主体逐渐偏移,弱连接网络也在不断扩大。社区工作者在社会新的交往模式下,扩充服务对象的弱连接信息网络,是针对社区成员的重要破茧路径。在社区工作中已有构建和运用社会支持网络的方法,目的是调动社区资源、协调社会关系(周沛等, 2023)。社会支持网络的目的

是帮助社区居民预防和解决困难，但信息窄化在社区中极少被看作是问题，所以社会支持网络中不包含信息支持。弱连接信息网络可以看作是构建的社会支持网络中缺失的一部分，所以社会工作中强调的为服务对象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和为服务对象建立弱连接的信息网络二者虽目标不同，但方法与特征相似。

社区内的弱连接信息网络的目标是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并在活动中实现信息交流与共享，扩大信息源。此间的社区居民即作为信息接收者，接收不同信息源的信息，同时又作为信息源传递已知信息。社区间的弱连接信息网络的目标是实现不同社区的异质性信息交换，扩大信息源，同时通过信息冲突提升个体自我反思能力。在建立网络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作为协调者和链接者促进社区内和社区间网络的建立，并逐步扩充网络，信息网络的范围越大，信息越为多元化，个体间信息交流程度越高。方法主要为搭建线上、线下信息交流平台，并在社区活动中促进信息交流。除线下活动中的信息交流外，如今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能在线上支持较大的弱连接网络的建立，公众号的留言、评论较微信群、qq群等方式更好，不会因建立规范导致许多居民被排除在外，也不会因规则不明导致群内无效信息过多，个体陷入信息洪流中，更不会因同质性过强固化信息茧房，是社区居民获取信息、建立信息网络的有效方式。

4 结论

信息茧房在互联网时代愈加复杂，但其根本机制并非新生，而是一直存在的。本文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信息茧房的运作机制，强调了个体、信息和他者三个要素在信息茧房形成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对个体层面的信息接收者、信息层面的信息以及互动层面的他者的分析，我们揭示了信息茧房的本质因素，包括个体偏好、本能、信息类型、传播方式以及强弱连接关系网等。

社会工作的视角为理解和破解信息茧房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关注个体、信息和他者三个层面，社会工作者能够在服务中积极介入，促进社会工作参与破茧的独特路径。这不仅有助于个体在信息茧房中的自我认知和拓展，也为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策略。

参考文献:

- [1][美]凯斯·桑斯坦(2008). 信息乌托邦. 毕竞悦,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 [2]陈昌凤&师文(2018). 个性化新闻推荐算法的技术解读与价值探讨. 中国编辑(10), 9-14.
- [3]张海(2021). 基于扎根理论的网络用户信息茧房形成机制的质性研究. 情报杂志(03), 168-174.
- [4]王益成, 王萍, 王美月&张卫东(2018). 信息运动视角下内容智能分发平台突破“信息茧房”策略研究. 情报理论与实践(05), 114-119.
- [5]孙少晶, 陈昌凤, 李世刚, 肖仰华, 徐英瑾, 张涛甫& 张岩松(2019). “算法推荐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挑战. 新闻大学(06), 1-8+120.
- [6]张海(2021). 网络用户信息茧房成因及影响因素维度研究. 情报杂志(10), 166-170+185.
- [7]何杨, 李洪心 & 杨毅(2019).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群体极化动力机理与引导策略研究——以内容智能分发平台为例. 情报科学(03), 146-151+168.
- [8]龚莉红(2019). 基于“信息茧房”理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 35-40+106.
- [9]王志&贾媛媛(2020). 论危机传播中新闻媒体的信息甄别责任——基于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闻报道的研究.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05), 61-64.
- [10]靖鸣&蔡文玲(2021). “信息暖房”的构建及其负效应消解. 出版广角(13), 68-71.
- [11]黄楚新(2018). 破除“信息茧房”, 不以流量论英雄 重塑新媒体时代的吸引法则. 人民论坛(17), 119-121.
- [12]王刚(2017). “个人日报”模式下的“信息茧房”效应反思. 青年记者(29), 18-19. doi: 10. 15997/j. cnki. qnjz. 2017. 29. 010.
- [13]王瑞(2020). “信息茧房”的实质、成因与突围之道. 青年记者(36), 23-24.
- [14]李卫东&彭静(2019). 社交网络平台信息传播的回声室效应仿真实验分析.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04), 142-149.
- [15]李玉竹(2021). “信息茧房”对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及破解对策.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1), 74-76.
- [16]聂英杰&周景辉(2021). 数字阅读时代的阅读问题与应对策略. 中国编辑(10), 82-86.
- [17]刘华栋(2017). 社交媒体“信息茧房”的隐忧与对策.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04), 54-57.
- [18]郎捷&王军(2020).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应对分析.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 13-15. doi: 10. 19865/j. cnki. xxdj. 2020. 20. 004.
- [19]赵鼎新(2020). 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 社会学研究(02), 1-24+242.
- [20]丁晓蔚, 王雪莹&胡菡菡. (2018). 论“信息茧房”矫治——兼及大数据人工智能 2.0 和

“探索—开发”模式.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 164-171.

[21]陈昌凤&师文(2018). 个性化新闻推荐算法的技术解读与价值探讨. 中国编辑(10), 9-14.

[22]Granovetter MS(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8(6): 1360-1380.

[23]田毅鹏&都俊竹(2021). 社区工作法的“治理禀赋”与基层社会治理升级. 东岳论丛(11), 45-55+191.

[24]宋丽娜&田先红(2011). 论圈层结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 109-121.

[25]周沛(2003). 社区工作中的社会支持网络构建及其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06), 92-96.